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青年学术文库

汉英模糊量 表达对比研究

Comparison on Vague Quant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危艳丽◎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青年学术文库

汉英模糊量表达对比研究

Comparison on Vague Quant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危艳丽◎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英模糊量表达对比研究 / 危艳丽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2016.10
ISBN 978-7-5192-1957-4

I . ①汉 … II . ①危 … III . ①语法—对比研究—汉语、
英语 IV . ① H146 ② H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5595 号

汉英模糊量表达对比研究

责任编辑 孔令钢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92-1957-4/H · 1094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杨灿明

副主任：吴汉东 姚 莉

委员：（排名按姓氏笔画）

朱延福 朱新蓉 向书坚 刘可风 刘后振 张志宏

张新国 陈立华 陈景良 金大卫 庞凤喜 胡开忠

胡贤鑫 徐双敏 阎 伟 葛翔宇 董邦俊

主编：姚 莉

前　　言

模糊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西方国家引进到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基础理论模糊理论起源于非语言学领域，是美国控制论专家扎德提出模糊集合论之后发展而来的。量的模糊一直是数学、计算机、语言学、心理学等各领域在研究模糊现象时的重点研究对象，对语言中量的模糊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语言的模糊性特征，而且也可以促进其他领域的模糊研究的发展。

语言中量的模糊是最典型、最普遍的模糊现象，很多学者研究过量的模糊。数量可以使自然中的事物定量，但是自然界中的事物其实都不是精确的，也没有绝对精确的客观事物，而不定量又无法认清客观事物的差异性，所以我们的语言表达也就需要定量，而且是模糊的方法定量，那么语言的模糊也就必不可少了。在日常生活中，精确量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模糊量的使用却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数值形式的模糊量还是非数值形式的模糊量，人们都能非常自如地使用和交流，这说明人类的模糊思维有共通之处。

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学界对量的认识越来越深入，量范畴观念的提出使得量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容词和程度副词都能表量，很多学者专门对形容词和程度副词的表量进行过研究。而本书正是以此理论为研究基础，将语言中量的模糊研究范围扩大，量的模糊不止限于数值形式模糊量、非数值形式模糊量，还包括程度量的模糊和形容词表量的模糊。程度量和性质量是模糊的，同时又是抽象的，而且大部分具有主观性，量的模糊也应包括程度量的模糊和性质量的模糊。只有将语言中量的模糊研究范围扩大，才能更全面地、深入地了解人类的模糊思维特征和关于量的思维方式。

迄今为止，模糊语言研究在中国已经历经了三十多年。中南大学范伍邱认为模糊语言学的研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笔者特别认同其中两点：一是对语音和句法的模糊性研究明显落后于语义的模糊性研究；二是对模糊性在不同语言中的共性和个性差异尚嫌不足。本书就是通过对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中的具体现象进行对比分析，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对汉英两种语言中不同形式的模糊量进行了结构形式、语义特征、语用文化方面的对比研究。通过对比研究汉英模糊量表达的组合性特征，探讨了影响模糊量模糊性的各种因素，找出汉英模糊量表达的模糊语义特征以及规律性，进一步挖掘模糊语言的本质特性；通过相异之处的分析，研究了文化因素、语用因素和语言内部因素等对模糊量表达和使用的影响。

汉英模糊量共性特征的研究成果有利于进一步认清模糊的本质，促进其他学科领域中的模糊现象研究，而模糊量个性特征的研究对人们跨文化交际和第二语言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 录

| | |
|------------------------------|------------|
| 第1章 绪 论 | 001 |
| 1.1 模糊量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 001 |
| 1.2 模糊量的研究现状 | 005 |
| 1.3 语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011 |
| 第2章 模糊量的定义和分类 | 014 |
| 2.1 前人关于模糊的定义和分类研究 | 014 |
| 2.2 模糊的特性研究 | 023 |
| 2.3 模糊量的定义和分类 | 025 |
| 第3章 数值形式模糊量的模糊性 | 031 |
| 3.1 数值形式模糊量的分类 | 031 |
| 3.2 中间值确定的模糊量对比分析 | 031 |
| 3.3 只确定一端界限的模糊量对比分析 | 044 |
| 3.4 上、下界限都确定的模糊量对比分析 | 054 |
| 3.5 两种模糊方式混合组合的模糊量 | 057 |
| 3.6 汉英数值形式模糊量对比总结分析 | 061 |

| | | |
|----------------------------|-------|-----|
| 第4章 复数量的模糊性 | | 065 |
| 4.1 复数小量的模糊语义对比分析 | | 066 |
| 4.2 复数中量的模糊语义对比分析 | | 077 |
| 4.3 复数大量的模糊语义对比分析 | | 081 |
| 4.4 汉英复数模糊量对比分析总结 | | 087 |
| 第5章 非数值形式模糊量的模糊性 | | 090 |
| 5.1 汉英非数值形式模糊大量对比 | | 091 |
| 5.2 汉英非数值形式模糊小量对比 | | 097 |
| 5.3 汉英集合量词的模糊性对比 | | 099 |
| 5.4 汉英非数值形式时间模糊量对比 | | 101 |
| 5.5 汉英非数值形式模糊量对比分析总结 | | 107 |
| 第6章 程度副词表量的模糊性 | | 111 |
| 6.1 汉英程度副词层次划分的模糊性对比分析 | | 111 |
| 6.2 汉英绝对程度副词量级特点和模糊性分析 | | 115 |
| 6.3 程度副词修饰动词和名词的模糊性对比 | | 123 |
| 6.4 汉语相对程度副词的模糊性 | | 126 |
| 6.5 表程度的“半”与“half”的模糊性对比分析 | | 127 |
| 6.6 汉英程度模糊量对比分析总结 | | 129 |
| 第7章 形容词表量的模糊性 | | 130 |
| 7.1 汉英形容词的语义功能和句法特征分类对比 | | 130 |
| 7.2 定语位置的非定量形容词量级的模糊性对比分析 | | 133 |
| 7.3 定量形容词表量的模糊性分析 | | 140 |
| 7.4 汉语形容词修饰名词词组的模糊性分析 | | 145 |
| 7.5 汉英形容词模糊量对比分析总结 | | 146 |
| 第8章 模糊量的语用文化特征 | | 148 |
| 8.1 汉英模糊量的语用特征对比 | | 148 |

| | |
|---|------------|
| 8.2 汉语模糊小量的语用文化特征 | 150 |
| 第9章 量的模糊性总结 | 155 |
| 9.1 关于模糊量的一些思考 | 155 |
| 9.2 不同类别模糊量的模糊性比较 | 157 |
| 9.3 汉英模糊量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的总结 | 159 |
| 9.4 本书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对未来的展望 | 161 |
| 参考文献 | 163 |
| 附录1 汉语模糊量调查问卷 | 170 |
| 附录2 Questionnaire for English Vague Quantities | 173 |

第1章 绪论

1.1 模糊量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语言学界对模糊现象的定义是模糊的

国内外语言学家对模糊现象的研究很深入，研究的角度也很广泛，比如语义模糊、修辞模糊、语用模糊、认知角度的模糊、语用与心理结合的模糊，语义模糊一直是模糊语言研究的重点。但是迄今为止，模糊的定义、对象、研究范围和模糊语言学的分类仍是模糊的。

语言学家艾米和斯科特（Amy Y. Wang & Scott Piao）在归纳了前人的研究后，根据模糊对象的不同将模糊语言学分为两大类^[1]：①广义的模糊语言学（Pervasive Linguistic Vagueness）。这种模糊研究的对象是边界的模糊，语言中很多词的语义边界是模糊的，比如性质形容词的语义边界是模糊的，如颜色词“红、绿、蓝、黄”，性质词“大、小、多、少”；还有一些名词的语义边界也是模糊的，如年龄段词“老人、青年、少年、儿童”，季节词“春、夏、秋、冬”，这种边界的模糊都是广义模糊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石安石先生还用数学的方法计算过这类词的模糊语义的隶属度和模糊度^[2]。语义边界模糊的现象在语言中是广泛存在的，因为很多词的语义边界都是模糊的。很多范畴的边界也是模糊的，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大多数范畴是围绕原型建构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边界模糊的辐射状结构”（赵艳芳，2007：36页）^[3]。因此，范畴边界的模糊也是广义模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②语用语言模糊（Pragmalingistic Vagueness）。语用语言模糊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表达过程中产生的模糊。语用模糊是交际过程中产生的模糊，是交际过程中的交际参与者对意

义的表述或者解释不确定的种种现象^[4]。语用模糊也是研究语言意义的不确定现象，很多人在研究语用模糊的时候也会涉及语义模糊（李秋梅，2003）^[5]。

国内很多学者也从各个方面对语言中的模糊现象进行了研究，如：语义的模糊（石安石，1988^[2]；肖跃田，2008^[6]；胡健，2010^[7]），语法模糊（夏江陵，1985^[8]），修辞产生的语义模糊（王希杰，1983^[9]；伍铁平，1999^[10]），语用模糊（何自然，1985^[11]，1990^[12]，2000^[13]；黎千驹，2006^[14]），尽管学者们能够指出这些就是模糊现象，但是人们并不能很清楚地说出模糊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模糊的定义本身就是模糊的，模糊和其他语言现象之间的区分有些是确定的，有些就是模糊的。比如，石安石和余东明区分了模糊和歧义^{[2][15]}，张乔（1998：100-102页）还区分了模糊和含糊。另外，很多模糊现象是存有争议的，比如社会称谓词“叔叔”、季节词“春、夏、秋、冬”等的语义到底是不是模糊的？很多学者就此展开过辩论（伍铁平，1999；石安石，1988；符达维，1990）。因为人们对模糊的概念并不清晰，模糊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都是“模糊”的，所以对模糊现象的定义也存有争议。

1.1.2 量的模糊是最典型的模糊现象

模糊的定义虽然不明确，某些词汇概念的模糊和句子语义的模糊到底是不是模糊存在着争议，所以关于句子模糊、语法模糊的研究比词汇模糊和量的模糊的研究要少得多。一直以来，量的模糊都是无法否定的模糊现象，而且很多模糊现象都与量有密切的关系（符达维，1990）^[16]，量的模糊是最典型的模糊现象。

语言中的模糊现象最早就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学者发现的，美国控制论专家扎德（Zadhe）就是模糊集的创始人，自从发现了模糊集论之后，许多科学领域尤其是计算机领域都运用模糊集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实验，扎德还用模糊集合理论研究了语言中的模糊量^[17]。著名语言学家雷可夫（Lakoff）也用数学中的模糊集合理论研究了语义范畴的模糊^[18]。米歇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son）在所著《适用于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模糊集分析》中用了大量篇幅详细讨论了模糊集合理论在人类思维的内在范畴结构分析中的运用，他认为一个原型范畴本身就是一个模糊集^[19]。自此以后，很多学者都开始使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模糊现象和模糊逻辑。

国内语言学家对模糊这个概念提出得较晚，但却很早就提出了概数、约数和约量的概念，概数、约数和约量都属于量的模糊，这说明国内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语言中的模糊现象，特别是量的模糊现象。当从西方引进模糊这个概念以后，国内语言

学领域的学者们对于量的模糊研究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词汇的模糊语义时（石安石，1988；伍铁平，1999），很多词汇如颜色词（红、橙、黄、绿、青、蓝、紫），季节词（春、夏、秋、冬），年龄段词（老年、中年、青年、少年）都是量的连续性和量的模糊性造成的，都可以进行定量分析。模糊量有客观量、主观量。客观量比如“一堆沙”到底沙的数量是多少才是“一堆”，这个数量是模糊的，所以“一堆”的意义也是模糊的。主观量比如“可能、也许、大概”改变了肯定的程度，是程度量的模糊。

第二，量的模糊是最典型的语义模糊现象。语义模糊的表现形式有：外延的模糊、内涵的模糊、量的模糊（吴振国，2001）^[20]。语言中词汇的外延和内涵的模糊是普遍存在的，词汇的语义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模糊性和人们认知世界的有限性，词汇的外延和内涵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演变。外延的模糊主要是边界的模糊，而内涵的模糊主要是所指不具体，比如：“朋友”的所指到底是什么年龄，是男还是女，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量的模糊是最典型的模糊现象，量的模糊和精确最容易区分。语言中量的模糊包括边界的模糊，也包括抽象和主观造成的模糊，比如主观程度量、主观评价量和虚量。

1.1.3 汉英模糊量表达对比研究的意义

1.1.3.1 通过对比可以找出模糊量的共性特征，发现模糊思维的共通之处

语言中的模糊现象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语言模糊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不同模糊语言的模糊性是否有不同等级？语言的模糊性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我们还知之甚少，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研究语言中的其他模糊现象。伯恩斯（Burns）认为语言中固有的模糊性是有规律可循的^[21]，量的模糊性也是有规律的，但对量的模糊性的规律的研究较少。量的表达是两种语言中普遍存在和广泛使用的对象，量的模糊在形式和语义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比如对于大多数的模糊量，无论是数值形式的模糊量还是非数值形式的模糊量，人们都能根据个人的语言经验给出大致的范围。尽管模糊量范围的边界不出现在表层结构中，但人们也能推测出“三十多”的范围是大于 25 小于 35，“几”的范围是“2 或者 3 到 9”。抽象的性质量“大、小、多、少”和程度量“有点儿、稍微、少许”等非数值形式模糊量没有确定数值为参照判断其模糊语义的范围，但是人们却能毫无障碍地使用，并能用其进行交流。这说明模糊量的模糊范围是有规律的。我们只有总结这些相似之处，才能找出模糊量的特性，从而分析影响语言模糊性的因素，进一步探讨模糊

语言的规律。

1.1.3.2 汉英模糊量表达有可比性，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汉语模糊量的个性特征

许余龙（1992）在谈语言的对比方法时说，两种语言的某一部分是否具有可比性，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要看对比的内容是否在同一层面，如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而且层面分得越细，可比性也就越容易确定。其次，在确定了对比的层面之后，还要确定所对比的东西是否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也即所对比的东西是否具有对应性（equivalence）。这里的对应性是说两种语言有相同和可类比的地方，但不是完全等同。”^[22]

汉语和英语模糊量的形式总体上来看是相似的，两者都有数值形式模糊量和非数值形式模糊量。模糊限制词与确定数值组合中都用方位词作为模糊限制词，如“about”和“左右”；都有表示推测语气的模糊限制词，比如“probably”和“大约、大概”。量的模糊性也有相似之处：都有边界部分确定的模糊量，边界完全模糊的模糊量和边界都确定的模糊量。汉英中的程度副词都有低量程度、中量程度、高量程度和极量程度多个等级的分类。不仅要对模糊量进行跨语言的横向对比，还要对不同种类模糊量的特性进行纵向对比才能了解模糊量内部的不同。

此外，汉语模糊量还有很多特殊之处，比如汉语有发达的量词系统，而且模糊限制词有些前置，比如“大约”、“大概”、“可能”、“也许”；也有很多模糊限制词是后置的，比如“来”、“多”、“许”、“前后”、“上下”、“左右”；还有的既可前置也可后置，比如“几（几天、三十几人）”，只有通过跨语言对比才能发现汉语模糊量表达的特殊之处。

1.1.3.3 通过相异之处的分析，探讨影响模糊量的各种因素

影响模糊量的因素很多，如语言内部因素、文化因素、语用因素、心理因素等，如何在正确场合使用模糊量对于跨文化交际的人来说很重要。语言内部因素会影响模糊量的表达，不同语言内部的结构形式不同，其对模糊量表达的影响也会各有不同。比如汉语有独特发达的量词体系，在模糊量表达形式上也会有不同的体现。两种语言也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汉英中都有表示不确定语气的模糊限制词，用方位词来限定模糊量边界范围的模糊限制词，汉英中都有数词“半”兼作副词用的例子，都有精确数词表示模糊语义的例子。通过对比，分析语言内部因素对模糊量表达的影响，探索语言中其他现象与模糊的关系，比如主观性、虚量、虚指与模糊的关系。

模糊量的语用方面也有不同，因为文化的不同会使模糊量的语用功能也有差

别，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之一。汉英中有很多意义近似的模糊量，比如英语中“approximately、probably、or so、about”意义都是近似的，有时候还可以互相替换。汉语“大概、大约、近似”的意义是近似的，“若干、数、几”的意义近似，它们有很多时候都可以替换，但是这些模糊限制词的意义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们还有语用场合的区分。而舍乃尔（Channell）在研究模糊语言时也发现：法国人喜欢以“二十”为单位计数和定价，所以法国的小镇和乡村标志是限速 60，而美国是 30，瑞典是 50^[23]。限速的数值是一个模糊量的下限，但是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限速要求，这不仅仅是科学计算的结果，也要考虑到文化习惯的因素。所以，模糊量的使用也要受到文化和语用因素的影响。

1.1.3.4 模糊量的研究能使模糊语言的研究更进一步

量的模糊是最特殊的一种模糊现象，语言中量的模糊情况很复杂，有边界不确定的模糊（部分边界的模糊、完全边界的模糊）和边界确定的模糊，也有抽象和主观造成的模糊，比如虚量和主观量。通过对模糊量的内部特性和不同种类模糊量的模糊度进行研究，并分析不同模糊度的模糊量对人们理解和使用的影响，总结汉英模糊量表达的组合性特征，分析模糊量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和变异性，对其他模糊现象的研究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1.2 模糊量的研究现状

1.2.1 国外模糊量的研究现状

1.2.1.1 对模糊限制词进行的定量研究

国外对模糊量的研究较早，早期研究主要是对模糊限制词的语义和语用进行定量研究；后期主要是对模糊量进行语义、心理和认知方面的定性研究。最早对语言中的模糊量进行研究的是 1972 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扎德，他用模糊集合理论研究了模糊量，提出模糊限制词的概念^[24]，开创了模糊语言的量化研究思路。对模糊限制词的隶属度、语义模糊度进行定量研究的有赫释（Hersh）^[25]、韦池泰奥（Wachtel）^[26]等。

普林斯及合作者（Prince et al., 1982）将模糊限制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变动型模糊限制语（approximator），这些是影响句子真值的词语，如：“about、sort of、kind of”；另一类是缓和型模糊限制语（shields），它们不影响句子的真值，只是反映说话人对真值意义的态度，如：“I think、according to”等等。^[27] 变动型模糊限

制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范围变动（rounder），如：“about、approximately”等，范围变动型模糊限制语给出模糊数量的范围；另一类是程度变动型（adaptor），如：“sort of、a little bit”等^[25]。程度变动语表示话语真实程度的变动（张乔，1996；何自然，2000）。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影响句子的真值，将确定的句子语义模糊化。什么是模糊限制语呢？也有学者叫模糊限制词，模糊限制语或模糊限制词就是让精确语义或者数值变得模糊的词语，是起模糊限定作用的词。模糊限制词（或“模糊限制语”）可以使精确的句子模糊，也可以使精确的短语结构、词模糊，甚至还能模糊说话人的肯定语气（缓和型模糊限制语）。模糊限制词是模糊语言的重要标记，要想弄清楚模糊语言的特性，就必须要对模糊限制词进行重点研究。汉语的模糊限制词和英语的模糊限制词有很多相似之处，后文中我们将对汉英模糊限制词进行对比研究。

英国学者舍乃尔通过语言实验的方法进行模糊量的语义研究，并涉及了语用、文化对模糊量的影响。舍乃尔认为模糊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数值形式，即模糊限制词和精确数值的组合；另一种是非数值形式，没有精确数值的参与，也没有模糊限制词。舍乃尔认为（44页）：语言中存在一些词语，它们的作用是使语义模糊化，如：“二十”前面加上“大约”以后就使精确数量变得模糊了，而且模糊数量的语义是由一个连续的数字域来表现的，不同的模糊量修饰语将控制不同的数字域。模糊量的中心元素看法基本一致，但是边缘成分看法却一致^[23]。舍乃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模糊量形式方面的描写，她还用少量篇幅分析了模糊量的语用价值，如模糊量可以表示礼貌（2001：190页）。她的研究对于学英语的外国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她对模糊量形式方面的描写很细致、具体，这也为本书的模糊量对比研究提供了参考。她的研究还涉及了跨语言的对比（与西班牙语和法语模糊语言进行了对比），但是并不深入。她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对模糊量的理解也不一样。这也说明了对比研究是有必要的，因为只有对比才能分析出不同文化对模糊语言的影响。

1.2.1.2 从逻辑数学角度研究模糊量的语义逻辑

张乔在爱丁堡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模糊量的研究，她用形式逻辑中的广义量词理论来研究模糊量词的语义特征。她将模糊量归为三类（张乔，1998）^[28]：

（1）许多（学生）、有些（学生）、大部分（学生）等，这类模糊量词为非数值形式，其中包括不定数目量词和表程度的量词；

(2) (二十)左右、(二十)多、将近(二十)等，此类模糊量词界限的两端都模糊不定，张乔视之为典型的模糊量词；

(3) 多于(二十个)、少于(二十个)等，此类模糊量词为“准模糊量词”，因为其语义界限只有一端是明确的，另一端是模糊的。

张乔的研究运用了逻辑数学的方法广义量词理论来分析模糊量词的语义特征。她的研究结论是模糊量词和广义量词的语义特征是一致的，模糊量具有组合性特征，组合性特征就是模糊量的规律。

张乔还在《模糊语义学》一书中介绍和评述了国内外模糊语义学的各种流派和研究现状，讨论了模糊语义和适用性理论的问题，勾画了模糊语义学发展的新动向^[29]。但是她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模糊量进行定量研究，比如分析模糊量的隶属度，分析模糊量词的命题蕴涵类型。而且由于定量分析的限制性，一些不包含数值的模糊量，比如：“几、若干、上千”，和一些主观评价类模糊量词，比如：“许多、一点儿、很少”，因为没有确定数值作为参照，就没有办法研究它们的隶属度了，也就没有办法研究这些模糊量的模糊性。事实上很多人认为非数值形式的模糊量比数值形式的模糊量更加模糊，但是前者更模糊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却无法说得上来。因此，只有对不同形式的模糊量和不同等级的模糊量进行纵向对比和定性研究，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量的模糊性。

1.2.1.3 从语用和心理角度研究非数值形式的模糊量

莫克斯和桑福德（Moxey L. M. & A. J. Stanford）主要从语用和心理的角度探讨了非数值形式模糊量词^{[30][31][32][33]}。他们的研究目的是了解人们如何理解和运用自然语言中的量词，他们用实验的方法研究非数值形式模糊量，让学生们用百分比来给出模糊量词“many、not many、few、a few”的表量程度，并用心理学的方法分析非数值形式模糊量词与人们的心理预料之间的关系。另外，他们还发现非数值形式模糊量中有的意义近似，但是实际语用效果却不同，比如“a few”和“few”的注意力焦点就不同，前者是还有一些，后者是没有多少了，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这和主观量有相似之处，比如“没、不”是消极的否定词表示主观减量，而“好”是积极的肯定词表示主观增量（张谊生，2006）^[34]。这说明，模糊量不仅涉及语言内部因素、语用文化因素，还涉及主观心理因素。

国外学者对模糊量的研究涉及范围比较广，他们从语用、认知、心理等各个方面对模糊量进行了研究。虽然有学者对不同语言的模糊量或模糊数词进行过文化、

语义、语用方面的侧面对比，但较少有学者对整个模糊量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对比。模糊现象在语言中普遍存在，要研究模糊语言的共性特征，总结模糊量的组合性特征和了解模糊量语义的规律性就要对不同语言的模糊量进行系统性的对比研究。

1.2.2 国内模糊量的研究现状

1.2.2.1 从修辞学角度研究模糊数词

国内学者对汉英模糊数词进行对比研究的最多，主要有文旭（1994）、马中夫（1999）、包惠南（2001）、陈琳霞（2005）、徐宜良（2007）等。

文旭（1994）发现数词模糊语义产生的原因是：1)由数词的夸张作用产生的；如：白发三千丈。2)由数词的镶嵌作用而产生的；如：四分五裂，七上八下。3)相邻的两个数词连用而产生的语用模糊，如：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35]

徐宜良在《英汉数字模糊语义的对比研究》一文中对比了英汉数字的模糊表达，他发现汉英习语、比喻和夸张中的模糊数词与民族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36]。包惠南的《汉语数字的模糊语义与翻译》一文从翻译角度论述了修辞中的模糊数字如何翻译成英文^[37]。陈琳霞（2005）认为模糊数字是汉英模糊语言中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她认为客观事物的模糊性决定了人类思维的模糊性，人类思维的模糊性决定了语言的模糊性^[38]。

马中夫的《英汉数词虚指比较》分析了虚指的数词，作者从中西文化的视角，讨论了英汉数词虚指的语用意义，他认为中西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数词虚指内容的不同^[39]。马中夫的虚指数词实际上也是修辞手法产生的模糊数词，但他认为通过修辞手法产生的模糊数词应该是一种虚指现象，这些数词的语义是模糊的，虚指数词可表量的程度大小，但并不表示具体量的多少。

前人对于修辞中的模糊数词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他们从语义、语用及模糊数词产生的原因、模糊数词所反映的文化特点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夸张修辞手法让精确数词表达模糊的语义是否是一种模糊现象，国外语言学家罗伊（Roy）主张将模糊和虚指区分开来，比如句子的虚指和模糊现象就可以区分开来^[40]。国内学者马中夫也认为夸张修辞手法中的数词是虚指的，不是模糊的^[39]。但是数词的模糊和虚指到底有什么不同，还没有学者系统讨论过。国内关于模糊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辞手法中的模糊数词的研究上，而修辞手法中的模糊数词属于何种程度的语义模糊，和其他模糊量的模糊语义有什么区别，这些还有待于我们在研究模糊量的时候进一步去探讨和验证。